

论乔伊斯的女性观对其创作的影响

袁 德 成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一些论者认为乔伊斯是“厌女者”,其实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评价。只要把乔伊斯置于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之中,考察他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所受同时代的作家的影响,并结合他的言论和作品来分析,便可看出他对女性怀有深切的同情,而且这种态度对其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乔伊斯; 女性观; 女性主义; 父权制; 双性同体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5)02-0073-06

不少批评家曾经对乔伊斯的女性观作过负面的评论。他们认为,乔伊斯对女性存在偏见并抱着歧视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在描写女性时,他用的是男性视角,因而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心理的女性投影”[1](234页)。20世纪70年代,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崛起,一些评论家对乔伊斯更是大加挞伐,说他是“厌女者”、“男性沙文主义者”[2](232页)。由于乔伊斯的女性观对他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也与我们对他作品的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弄清楚他对女性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对他创作的影响。

乔伊斯的传记资料表明,他曾经说过一些对女性不恭的话^①。一些批评家便抓住这些话,作为乔伊斯歧视女性的证据。另外一些批评家则不以为然,认为这些只是乔伊斯偶然说的话而已,不必过于认真。实事求是地讲,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乔伊斯多少还是有些大男子主义,这也是不必讳言的事实。在20世纪初的爱尔兰,父权制占据着绝对的统

治地位,男尊女卑(或者说男慧女愚)的观念流行。此外,西方的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贬低妇女智力的倾向。如,奥古斯丁认为,“情感是肉体,理性是灵魂;女性是肉体的化身,男性是灵魂的化身”[3](84页)。阿奎那认为,与男性比较,女性在智力等方面是“不完整之人”[3](84页)。青少年时期的乔伊斯曾经饱读这些经典作家的著作,他们对女性智力的看法无疑对他有影响。此外,乔伊斯年轻时曾在耶稣会办的学校里接受过长达14年的教育,基督教的“原罪”说以及女性既是圣处女,又是使男人堕落的诱惑者的观念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且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等作品中有所反映。因此,乔伊斯有时在言谈和作品中表现出对女性不大尊重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一点上,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邦尼·凯姆·斯科特的评论应该说是中肯的:“对女性……的粗暴的评论和言辞是乔伊斯所记叙的那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的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文化的盛行的时期,即便是他也难免有所参与。”[4](30页)

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乔伊斯对女性的态度也有其另外的也是主要的一面,即他对她们怀有深切的同情。这种态度与他对爱尔兰妇女的地位的关注和

收稿日期:2004-09-20

作者简介:袁德成(1948—),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研究。

他本人的经历和有关。在当时的社会中,妇女在经济上毫无独立性可言。未婚妇女的主要人生目标是找一个有经济地位的丈夫,而已婚妇女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丈夫。丈夫在家里掌握着绝对的统治权,妻子则处于从属的地位。乔伊斯的家庭可以说就是上述社会状况的缩影。他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家庭,其父约翰·乔伊斯是家中主宰一切的暴君。同当时许多都柏林的男人一样,约翰·乔伊斯有酗酒的恶习,每当心情不快的时候便纵酒,过后就打骂妻子儿女,有一次甚至企图扼死妻子。乔伊斯的母亲梅·乔伊斯则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对丈夫的虐待逆来顺受。由于过度操劳,也由于长期的精神折磨,梅·乔伊斯身染沉疴,去世时年仅44岁。乔伊斯深爱理解并支持他的文学事业的母亲,对于父亲的暴虐十分愤恨,认为父亲应该为母亲的死负完全的责任。在后来给妻子诺拉的信中,他把父权制家庭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天主教会并列,并发誓要与它们决裂。由于这个原因,他把饱受父权制压迫的爱尔兰妇女的形象写入他的作品,对她们的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在《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尤利西斯》等作品有关家庭生活的描写中,乔伊斯对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这一话题均有所触及。其中以他在《都柏林人》中揭露的社会现实尤其令人触目惊心。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所有的妇女都处于仆从的地位。她们牺牲了自己的一生,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照料家庭和伺候男人。小说集的开篇《姐妹们》中的两姐妹便是一个典型。在她们的兄弟——故事中的老教士生前,她们尽心尽力地服侍他,每天“给他端牛汁茶……给他送鼻烟”,死后还要“替他梳洗,打扮他的尸体”[5](9—10页)。而她们一辈子却过着贫穷的、毫无色彩的老姑娘生活,有的只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在《伊芙琳》中,母女两辈人都为服侍家里的男人献出了一生。母亲因为丈夫的虐待而落得个发疯而死的悲惨下场,女儿也受到父亲的暴虐威胁,时常感到心惊胆战。尽管伊芙琳的母亲“一生受到近于疯狂的虐待”,但她还是要女儿许诺:“只要可能,就要把这个家支撑下去”[5](37页)。迫于社会习俗和传统的压力,伊芙琳不得不放弃离家出走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继续留在家中,一辈子当老处女,成为父权制的牺牲品。像这样母亲的悲剧在女儿身上一代又一代地重演的情况并非绝无仅

有。《寄寓》中的穆尼太太迫于社会和经济双重压力结了婚,婚后经常受毫无能耐的醉鬼丈夫的虐待,最终与丈夫离婚。然而可悲的是她却成天忙着替女儿找丈夫,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女儿波莉未来的婚姻将重复她以前那种有主见的妻子受醉鬼丈夫欺负的模式。

乔伊斯对女性持同情态度不仅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他受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的影响有关。在乔伊斯的青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是他奉为精神上的导师的易卜生。易卜生对当时的男性中心社会抱明确的批判态度,对妇女十分同情,并在《玩偶之家》等社会问题剧中宣扬妇女解放和男女平权的思想。乔伊斯高度评价易卜生这些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并指出:“《玩偶之家》的创作目的是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它在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关系——男人和妇女之间的关系中掀起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它号召妇女起来反抗女人仅仅是男人的工具这一观念。”[6](35页)易卜生戏剧中具有反叛色彩的新女性往往使用冷峻的、针锋相对的语言与男主人公对话,批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受其影响,乔伊斯在《流亡者》、《斯蒂芬英雄》和《死者》中采用了类似的充满激情的语言来表现剧中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除易卜生创作的反叛的新女性外,德国剧作家豪普特曼、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和爱尔兰小说穆尔笔下那些为争取经济独立和思想自由而奋斗的新女性也给乔伊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

乔伊斯对女性的同情还表现在他对罗马天主教和后维多利亚时期爱尔兰社会对女性实行的性压抑的批判上。在乔伊斯生活的时代,罗马天主教大力推行圣处女崇拜,教士们宣传女性应该像圣母玛利亚那样贞洁、富于母性和完美无瑕,也即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角色要么是处女,要么就是母亲。这种宗教宣传的结果使得爱尔兰国民对“作为有性欲的动物的妇女心存恐惧和轻蔑”[7](138页),也使妇女们的正常的性要求受到极大的压抑。后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规范也倾向于对女性的性压抑。道德家们主张严禁女性的婚前性行为,婚后性行为也应该受到控制。他们认为,过度的激情会引起癫痫病

甚至造成早夭。因此,除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外,女性不应该有过多的性欲。上述虚伪的道德观念在当时的英国和爱尔兰相当流行,其结果使得爱尔兰妇女在婚姻生活中失去了自由,被禁锢在家庭之中,成为替男性养育子女和操持家务的工具。

乔伊斯对这种虚伪的性道德观持蔑视的态度。根据他弟弟斯坦尼斯洛斯的回忆,乔伊斯明确反对这种压抑人的天生欲求的性道德,“他认为性接触是人的生理需要,没有为它辩护的必要。他认为人的天性不允许……节欲,因为这与同性恋一样是违反人性的。总而言之,性道德应该顺应人的本性的要求,而不是相反”[8](160页)。这是对罗马天主教的压抑人性的性道德观的挑战,此观点也反映在他的女性观上。在《尤利西斯》问世后,不少道德家认为此书是在诲淫,书中的女主角摩莉是典型的荡妇。在给朋友巴津的信中,乔伊斯反驳了这种说法,并特别指出摩莉的意义:“我认为她是完全正常的全面的非道德的可受精的不可靠的的迷人的机敏的有限的谨慎的满不在乎的女性。我是一个肯定一切的肉体。”^②“我是一个肯定一切的肉体”这句话表明,摩莉是肉体或生命原则的代表。通过这句话,乔伊斯充分肯定了摩莉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她对性快乐的坦然的享受态度,肯定了妇女源自天性的性权利,对后维多利亚时期流行的那种对丈夫一味服从、对性麻木不仁的淑女观进行了批判。值得注意的是,乔伊斯用了“全面”这个形容词,这表明他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是“完整的人”(a complete being),即精神和肉体兼备的人。

乔伊斯的这种女性观在《尤利西斯》的女主人公摩莉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摩莉的全称为玛莉安(Marion),是圣母玛利亚的名字 Mariam 的谐音,作者以此就暗示了她具有圣母般的神圣性。摩莉不仅具有神圣性,而且同时具有现世性和人间性。她是一位健壮、美丽的女性,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其活力就像海洋一样在她身上汹涌澎湃。她作为女性的强烈的性欲求以及她生儿育女、创造生命的能力是女性创造力的表现,也代表着荣格所说的从母亲原型派生出的、象征着无意识的、自然和本能的生命的“大地母亲”[9](100页)。摩莉不仅是具有上述象征意义的人物,而且还是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爱爱尔兰妇女。她有自己精神上的追求,喜欢音乐,向往成为一名成功的歌唱演员。尽管按照当时的习俗,

体面的家庭主妇不宜从事歌唱演员这项职业,因为这是丢面子的,但她仍然坚持自己的追求。摩莉是习俗和传统的反叛者。她蔑视后维多利亚社会强加在妇女身上的种种责任和义务。当其它“理想的妻子”们忙于家务,伺候丈夫的时候,她却躺在床上读小说,沉浸在白日梦中。她瞧不起那些依附于丈夫的女人,不明白为什么赖尔登太太离开丈夫就不行,“口口声声赖尔登先生这样 赖尔登先生那样”[10](1143页)。她在婚姻生活中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她有情夫,而且在丈夫面前毫不隐瞒。这就打破了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颠倒了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摩莉的女性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潘奈洛佩》中她的一段沉思之中:“要是由女人来统治天下 那该有多好哇 你不会看到女人你杀我我杀你 大批地屠杀人你啥时候瞧见过女人像他们那么喝得烂醉 到处滚来滚去 赌钱输个精光……真的 要不是多亏了女人世界上压根儿就不会有男人。”[10](1194页)然而最能体现她(或者说乔伊斯)的妇女解放思想的,莫过于她那贯穿在这一章中的无处不在的性意识。她那些大胆的、毫不隐晦的性幻想,那些对过去性经验的津津有味的回忆,那些对性高潮的赤裸裸的欣赏,都是对当时那些使人对“作为有性欲的动物的妇女心存恐惧和轻蔑”的虚伪的性道德观念的挑战。对她说来,性不再是女人为了满足男人的需要而必须履行的职责,女人也不再仅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她对女性性要求的坦率的肯定意味着对女性性权利和对人性的肯定。她那长达四十多页的意识流独白表达了女性被社会习俗压抑的思想和欲望,也表达了女性对未来的希望。在她的身上,乔伊斯寄托了他关于人性的理想,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把那些最重要的话(那些具有人性的、十足人性的话)留在《潘奈洛佩》里讲。”[11](278页)因此,《尤利西斯》的最后一章就成了理解全书的钥匙,摩莉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了乔伊斯的代言人。通过她乔伊斯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男性并无给“人性”一词下定义的天赋权利,女性完全可以打破男性的垄断,积极地参与重新界定人性的创造性工作中来。

三

在给弟弟斯坦尼斯洛斯的信中,乔伊斯曾经承认自己对女性知之甚少:“我对女人的了解相当有

限,我想你可能还不如我。在这方面你得请教约瑟芬姑姑,她有关女性的知识比我们俩多得多。”[11](66—67页)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摩莉的形象对传统的性别角色所具有的挑战性,如她的独立性、对性的直言无讳以及在两性关系上表现出的主动性等,一些评论家便认为,这些是男性才具有的特质,乔伊斯是按照男性作家的主观臆想来塑造摩莉的形象的。苏若特·亨克因此说摩莉“是男性心理的女性投影”[1](234页)。乔伊斯承认自己对女性了解有限,其实是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女性的表现。如果一个男作家妄称他深通女性心理,反而值得怀疑。因为男女两性毕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差别很大,要想跨越性别界限,了解异性的确是很难的事。尽管如此,乔伊斯为理解生为女人是怎么回事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创作《流亡者》、《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的过程中,为了准确地表现女性心理,他常常向妻子诺拉询问有关的情况。与同时代的男性相比,乔伊斯对女性的生理特点如月经、怀孕、生育等的了解要多得多,这是他深入研究的结果。这些知识在《尤利西斯》的《太阳神的牛》一章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乔伊斯对女性心理的了解也远远超过同时代的男作家,对此心理学家荣格曾给予高度评价:“书(指《尤利西斯》)末40页那些一气呵成的文字可圈可点,堪称表现人物(指摩莉)心理的上乘之作。我想只有魔鬼的奶奶才能如此透彻地洞察女性的心理。这一点我可做不到。”[12](642页)对女性心理能达到如此洞烛幽微的程度,是乔伊斯在创作上追求真实,在艺术上追求完美的结果,也是他对女性抱有同情之心的结果。如果他不曾对女性怀着深挚的、感同身受的情感,那么我们很难想象他会取得如此成果。

乔伊斯对女性的同情还表现在他在《尤利西斯》中塑造的男主人公布卢姆身上。布卢姆表面上看来似乎庸碌无为、一事无成,在老婆面前唯唯诺诺,明知妻子红杏出墙也不敢吱声。然而正是在这个在常人看来缺乏男子气概的小人物身上,乔伊斯表现了男性的善良和对女性宽厚的一面。他态度文雅、体贴女性、善解人意、富于爱心,是摩莉心目中的好丈夫。摩莉认为他有别于其他男性的最大优点在于“懂得女人或者说能感受到做女人是怎么回事”[10](1194页),布卢姆常常设身处地为女人着想。例如,他为都柏林只建有为男人方便的厕所,而女性

在街上尿急时连小解的地方也没有而愤愤不平。他对女性的同情有时简直达到了移情的程度。他想象妇女们在别发夹和打扮自己时的心情,想象她们在女伴的掩护下怎样在街上整理被风吹乱的裙装。他深深体会到妇女当母亲的不易,对她们分娩的痛苦深表同情。在《莱斯特吕恭人》中,当听到麦娜·普里福伊夫人难产的消息时,他感叹道:“可怜的普里福伊太太!……想想看,她在床上哼了三天,额头上绑着一条泡了醋的手绢,挺着个大肚子。哎!简直太可怕了!……要是我的话,准把命送啦……他们应当发明点办法来避免这样。”[10](291页)在《太阳神的牛》中,一帮医科学生对难产妇的痛苦毫无怜悯之心,在需要宁静的产院中照样嬉笑喧闹,他“却毫无笑意……虽不言,却想法与众不同。无论是谁,在何处分娩,均应抱恻隐之心”[10](690页)。足见他对难产妇的同情。在《刻尔吉》中,布卢姆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女性的认同。他把自己想象成女人,并把自己头晕的毛病归咎于月经不调。穿上妻子摩莉的衣服后,他开始弄不清楚自己的性别。经过医学鉴定后,穆利根断定他是“变态的阴阳人”。迪克森大夫也宣布他是“新型的阴性男人”(new womanly man),并发现“他很快就要生娃娃啦”。此时布卢姆说:“噢,我多么想做妈妈呀”,之后便“生下八个黄种和白种男孩”[10](806—808页)。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里,乔伊斯“巧妙地运用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技巧来挖掘作家通常无法进入的潜意识领域”[13](210—211页),以揭示布卢姆潜意识中的女性情结。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布卢姆有着变性倾向的病态人格,而是表明他承认自己身上的女性特质,并希望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在自己身上达到统一、平衡 and 和谐。这正是古希腊以来许多哲学家和文学家所追求的双性同体的“完整的人”的境界,也是女性主义作家伍尔夫和西苏等所欣赏的两性关系的最佳状态和作家创作的最佳状态。对于这种两性交融的和谐状态乔伊斯显然是赞赏的,这反映在他对易卜生的评价之中:“易卜生对于人性的深刻洞烛可见于他对女性的刻画……他对女性了解的程度似乎超过了她们对自身的了解。在他身上奇妙地糅合了女性的特质——如果我们可以对一个相当富于男子气概的作家作如此评价的话。他作品中那些令人惊叹的精确描写,那些隐约显现的女性特质,那些细腻的笔触等等也许都应归因于这种糅合。”[14]

(64页)如果把这些话用来评价乔伊斯本人及其作品,其实也是完全合适的。乔伊斯是一个男子气概很强的作家,然而他对女性心理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试图超越性别界限去探寻女性内心的奥秘。他笔下一系列女性形象,如《流亡者》中的贝尔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爱玛、《尤利西斯》中的摩莉以及《芬尼根的苏醒》中的伊莎贝尔等都表明他对女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无论是他书中那些对女性心理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确刻画,还是他笔下的在许多情景中都善于用女性视角来看问题的布卢姆,都表明乔伊斯是一位具有双性同体意识的作家。正是由于这种意识,或者荣格所说的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的协调^①使得乔伊斯超越了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摧毁了隔阂、等级和清规戒律,

从两性的视角观察和描绘世界,写出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等超越时代的巨著。

综上所述,乔伊斯并非所谓的“厌女者”,而是一位对女性抱有深切同情的作家。他对女性的这种态度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无论是在早期作品《都柏林人》还是在其登峰造极之作《尤利西斯》中,他对女性的困境和痛苦都予以深切的关注,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他笔下的女性人物,从伊芙琳到摩莉,都力图冲破男权社会的罗网以寻求自我并重新界定男女两性的关系。尽管乔伊斯从未明确地表示支持女性主义,而且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同女性主义运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他的上述态度表明,他实际上是认同女性主义的。

注释:

- ①例如,乔伊斯曾经当面对他的朋友、美籍爱尔兰女作家玛丽·科拉姆说:“我厌恶那些什么都懂的女人。”见[15](132页)。
- ②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靡菲斯特说:“我是一个否定一切的精神。”此处乔伊斯是在反其意而用之。引文见[11](285页),其中异体字原文为德文。
- ③荣格认为,一个人的人格中存在着女性潜质(阿尼玛)和男性潜质(阿尼姆斯)。这种人格中的原型使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具有两性的倾向。只有当这两种异性特质保持和谐和协调时,人的心理才会趋于正常,否则人格就会发生变态,甚至造成疯狂。参见C·S·霍尔,V·J·诺德贝. 人格心理学入门[M]. 冯川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7. 52—56页。

参考文献:

- [1]Henke, Suzette. *Joyce's Moraculous Sindbook: A Study of Ulysse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2]Gilbert, Sandra and Susan Gubar. *No Man's Land: The Place of the Women Writ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3]E·M·温德尔. 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 刁承俊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5.
- [4]Scott, Bonnie Kime. *Joyce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5]乔伊斯. 都柏林人[M]. 孙梁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 [6]Hart, Clive, ed. *Arthur Power: Conversations with James Joyce*.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74.
- [7]Staley, Thomas F. and Bernard Benstock, ed. *Approaches to James Joyce: Ten Essay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0.
- [8]Joyce, Stanislaus. *My Brother's Keepe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8.
- [9]陆扬. 精神分析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 [10]乔伊斯. 尤利西斯[M]. 萧乾,文洁若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
- [11]Ellmann, Richard, ed. *James Joyce: 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5.
- [12]Ellmann, Richard. *James Joy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13]李维屏. 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14]Manson, Ellsworth and Richard Ellmann, ed. *James Joyce: 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9.
- [15]Colum, Mary and Padraic. *Our Friend James Joyce*.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58.

[16] C·S·霍尔, V·J·诺德贝. 人格心理学入门[M]. 冯川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87.

James Joyce's View on Women and Its Effect on His Literary Creation

YUAN De-cheng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Some critics voice the opinion that Joyce is a misogynist, which, as a matter of fact, is erroneous. If we look at Joyce in hi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and examine his words and works in the light of his contemporary writers' influence on him, we can see that he actually has deep sympathy for women and that this attitude has a great effect on his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 Joyce; view on women; feminism; patriarchy; androgyny

[责任编辑:张思武]

● 书 讯

管锡华教授《汉语古籍校勘学》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管锡华著《汉语古籍校勘学》,最近由巴蜀书社出版。

全书约46万字,分上下两篇。上篇“通论”,凡十一章,包括: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校勘简史》、第三章《古书讹误的一般情况》、第四章《校勘的先导工作》、第五章《校勘的方法》、第六章《校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七章《校勘记的写法》、第八章《校勘前体例的拟订和校勘后说明的撰写》、第九章《在校勘底稿上的工作》、第十章《目录知识在校勘中的运用》、第十一章《版本知识在校勘中的运用》。下篇“专论”,包括《〈三余札记〉校书义例试探》、《运用典故校勘〈全唐诗〉〈全宋词〉举例》、《〈读书杂志〉指瑕录》、《乾隆四库谕文献学思想初探》、《七十年代以来大陆校勘学研究综论》、《网路古籍资源及其检索与利用》、《网路古籍目录资源及其检索与利用》、《网路古籍的版本校勘问题》等八篇论文。“附录”又有《古籍校点释例(初稿)》上、《形近易讹字表》、《历朝帝王名讳及其代字兼讳字简表》、《校勘学论著要目》。本书体例周全,论述深入详实,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学风。著名学者吴孟复教授为之《序》,谓“管君锡华盛年美才,雅志笃学”,“提要钩玄,细其义例”,对此书“立意之美、编纂之勤、为学之善”,颇为称许。此书出版以来,已受到学术界同行的关注和好评。

本书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之一。到目前为止,该《丛书》已出版学术专著14种,除《汉语古籍校勘学》,还有:管锡华著《中国古代标点符号发展史》,李恕豪著《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张显成著《先秦两汉医学用语汇释》,王启涛著《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汪启明著《汉小学文献语言研究丛稿》,黄晓冬著《〈荀子〉单音形容词同义关系研究》,陈颖著《苏轼作品量词研究》,刘志成著《文化文字学》,邓英树著《现代汉语语法学》,熊良智著《楚辞文化研究》,秦彦士著《墨子考论》,张显成主编《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一辑),管锡华、刘志成主编《汉语言文字研究》(第一辑)。(大明)